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四十七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武南乡号哭，欧血，旦夕临，数月。及是匈奴国内乖离，常恐汉兵袭之，于是与汉和亲，乃归武及马宏等。宏前使西国，为匈奴所遮，亦不肯降。故匈奴归此二人，欲以通善意。于是陵置酒贺武曰：“足下扬名匈奴，功显汉室，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画，何以过子卿！陵虽弩怯，令汉贲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奋大辱之积志，庶几乎曹柯之盟，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。收族陵家，为世大戮，陵尚复何顾乎！已矣，令子卿知吾心耳。”陵泣下数行，因与武决。官属随武还者九人。既至京师，诏武奉一太牢，谒武帝园庙。拜为典属国，秩中二千石，赐钱三百万，公田二顷，宅一区。武留匈奴凡十九岁，始以强壮出，及还，须发尽白。

夏，旱。 秋七月，罢榷酤官。

罢榷酤，从贤良、文学之议也。武帝之末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。霍光知时务之要，轻摇薄赋，与民休息。至是匈奴和亲，百姓充实，稍复文、景之业焉。

元凤元年（辛丑，前 80），春三月，征有行义者韩福等至长安，赐帛遣归。

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韩福等五人帛，人五十匹，遣归。诏曰：“朕闵劳以官职之事，其务修孝弟，以教乡里。令郡县以正月赐羊酒。有不幸者，赐衣被一袭，祠以中牢。”

武都氏人反，遣兵击之。 夏，赦。 秋七月晦，日食，既。 八月，鄂邑长公主、燕王旦、上官桀、安等谋反，皆伏诛。

上官桀父子为丁外人求封侯，霍光不许；又欲令得召见，又不许。长王大以是怨光，而桀、安亦惭。首先帝时，桀位在光右，及是皇后亲安女，光乃其外祖，而顾专制朝事，由是与光争权。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，常怀怨望。桑弘羊欲为子弟得官，亦怨恨光。于是盖主、桀、安、弘羊皆与旦通谋。诈令人为燕王上书，言：“光出都肄郎、羽林，道上称跸；擅调益莫府校尉。专权自恣，疑有非常。”候伺光出沐自奏之。桀欲从中下其事，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。书奏，帝不肯下。明旦，光闻之，止画室中不入。上问：“大将军安在？”桀对曰：“以燕王告其罪，故不敢入。”有诏：“召大将军。”光入，免冠，顿首谢。上曰：“将军冠，朕知是书诈也。将军无罪。”光曰：“陛下何以知之？”上曰：“将军之广明都郎属耳，调校尉以来，未能十日，燕王何以得知之？且将军为非，不

须校尉。”是时帝年十四，尚书、左右皆惊。而上书者果亡，捕之甚急。桀等惧，白上：“小事不足遂。”上不听。后桀党与有谮光者，上辄怒曰：“大将军忠臣，先帝所属以辅朕身，敢有毁者坐之。”自是桀等不敢复言。桀等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，伏兵格杀之，因废帝而立燕王。驿书往来，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。且以语相平，平曰：“左将军素轻易，车骑少而骄，臣恐其不能成；又恐既成，反大王也。”旦不听，安果谋诱燕王至而诛之，因废帝而立桀。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，以告大司农杨敞，敞素谨，畏事，乃移病卧，以告杜延年。延年以闻。九月，诏捕桀、安、弘羊、外人等，并宗族悉诛之。盖主、燕王皆自杀。

冬，以韩延寿为谏大夫。

文学魏相对策，以为“日者燕王为无道，韩义出身强谏，为王所杀。义无比干之亲，而蹈比干之节，宜显赏其子，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。”乃擢义子延寿为谏大夫。

以张安世为右将军，杜延年为太仆。

大将军光以朝无旧臣，安世自先帝时为尚书令，志行纯笃，乃白用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自副焉。又以延年有忠节，擢为太仆、右曹、给事中。光持刑罚严，延年常辅之以宽。吏民上书言便宜，辄下延年平处复奏。言可官试者，至为县令；或丞相、御史除用。满岁以状闻；或抵其罪法。安世，汤之子；延年，周之子也。

匈奴入寇，边兵追击之，获瓠脱王。

自是匈奴恐汉以瓠脱王为道击之，即西北远去，不敢南逐水草。遣骑屯受降城以备汉，北桥余吾水，令可度，以备奔走。欲求和亲，而恐汉不听，故不肯先言，常使左右讽汉使者。然其侵盗益希，遇汉使愈厚，欲以渐致和亲。汉亦羁縻。

二年（壬寅，前79），夏，赦。

三年（癸卯，前78），春正月，泰山石立；上林僵树复起生。

泰山有大石自起立。上林有僵树自起生；有虫食树叶，曰：“公孙病已立。”符节令眭弘上书，言“大石自立，僵树复起，当有匹庶为天子。当求贤人禅帝位，以顺天命”。坐设妖言惑众，伏诛。

少府徐仁自杀。腰斩廷尉王平。

燕、盖之乱，桑弘羊子迁亡，过父故吏侯史吴；后迁捕得，伏法会

赦，吴自出系狱。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，皆以为“吴非匿反者，乃匿为随者”。即以赦令除吴罪。后侍御史治实，以“桑迁通经术，知父谋反而不谏争，与反者身无异。吴故三百石吏，首匿迁，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。吴不得赦”。奏请覆治，劾廷尉、少府纵反者。仁，丞相千秋女婿也，千秋召中二千石、博士会公车门，议问吴法。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，外内异言，遂下平、仁狱。朝廷皆恐丞相坐之。杜延年奏记光曰：“吏纵罪人，有常法。今更诋吴为不道，恐于法深。丞相久故，及先帝用事，非有大故，不可弃也。间者民颇言狱深，吏为峻诋。今丞相所议，又狱事也，如是以及丞相，恐不合众心，群下讙哗，庶人私议，流言四布。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。”光以平、仁弄法，卒下之狱。仁自杀，平腰斩。而不及丞相，终与相竞。延年论议持平，合和朝廷，皆此类也。

冬，辽东乌桓反，遣将军范朋友将兵击之。

初，冒顿破东胡，东胡余众散保乌桓及鲜卑山，为二族，世役属匈奴。武帝击破匈奴左地，因徙乌桓于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东塞外，侦察匈奴动静。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，使不得与匈奴交通。至是，部众渐强，遂反。汉得匈奴降者，言匈奴方发二万骑击乌桓，霍光欲邀击之，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，充国以为：“乌桓间数犯塞，今匈奴击之，于汉便。又匈奴希寇盗，北边幸无事，蛮夷自相攻击，而发兵要之，招寇生事，非计也。”光更问中郎将范朋友，朋友言可击。于是拜朋友为度辽将军，将二万骑出辽东。匈奴引去。初，光诫朋友：“兵不空出，即后匈奴，遂击乌桓。”朋友乘乌桓敝击之，斩获甚众。匈奴由是恐，不敢复出兵。

四年（甲辰，前 77），春正月，帝冠。丞相千秋卒。

时政事一决于大将军光。千秋居丞相位，谨厚自守而已。

二月，以王歆为丞相。夏五月，孝文庙正殿火，帝素服遣使作治。

上及群臣皆素服，发中二千石，将五校作治，六日成。

赦。遣使诱楼兰王安归，杀之。

初，楼兰王死，匈奴先闻之，遣其质子安归归，得立为王。汉诏令入朝，王辞不至。复为匈奴反间，数遮杀汉使。骏马监傅介子使大宛，

诏因令责楼兰王，王谢服。介子还，谓大将军光曰：“楼兰数反复而不诛，无所惩艾。愿往刺之，以威示诸国。”大将军白遣之。介子资金币，扬言以赐外国为名，至楼兰。王贪汉物来见。介子与坐饮，醉，谓曰：“天子使我私报王。”王起，随介子入帐中，壮士二人从后刺之，遂斩其首，驰传诣阙，悬北阙下。立其弟在汉者尉屠耆为王，更名其国为鄯善，为刻印章；赐以宫女为夫人，备车骑、辎重，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门外，祖而遣之。王自请曰：“国中有伊循城，其城肥美，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。”于是汉遣吏士田伊循。以填抚之。封介子为义阳侯。

五年（乙巳，前76），夏，大旱。发恶少年、吏亡者屯辽东。冬，大雷。丞相訢卒。

六年（丙午，前75），春正月，筑辽东玄菟城。夏，赦。乌桓复犯塞，遣范明友将兵击之。冬十一月，以杨敞为丞相。

元平元年（丁未，前74），春二月，减口赋钱什三。有流星大如月，众星皆随西行。夏四月，帝崩。大将军光承皇后诏，迎昌邑王贺诣长安。六月，入即位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

帝崩无嗣。时武帝子独有广陵王胥，群臣欲立之。胥本以行失道，先帝所不用；大将军光不自安。郎有上书，言：“周太王废太伯，立王季，文王舍伯邑考，立武王。唯在所宜，虽废长立少可也。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。”光即日承皇后诏，迎昌邑王贺诣长安邸。贺，昌邑哀王髡之子，素狂纵，动作无节。武帝之丧，游猎不止。中尉王吉谏曰：“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，数以奕脆之玉体，犯勤劳之烦毒，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，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。夫广厦之下，细旃之上，明师居前，劝诵在后，上论唐、虞之际，下及殷、周之盛，考仁圣之风，习治国之道，欣欣焉发愤忘食，日新厥德，休则俯仰屈伸以利形，专意积精以适神。大王诚留意于此，则心有尧、舜之志，体有乔、松之寿，福禄臻而社稷安矣。皇帝仁圣，至今思慕未怠，于宫舍、囿池、弋猎之乐未有所幸，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。诸侯骨肉，莫亲大王，于属则子，于位则臣，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。恩爱行义，纤介有不具者，于以上闻，非享国之福也。”王乃下令曰：“中尉甚忠，数辅吾过。”使赐牛肉、酒、脯，而放纵自若。郎中令龚遂，忠厚刚毅，有大节，内谏争王，外则傅相，引经义，陈

祸福，至于涕泣，蹇蹇亡已。王尝与骀奴、宰人游戏无度，遂入见王，涕泣膝行，曰：“大王知胶西王所以亡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曰：“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，王所为拟于桀、纣，而得以为尧、舜。王说其谀，常与寝处，唯得所言，以于是。今大王亲近群小，渐渍邪恶，存亡之机不可不慎。臣请选郎通经有行义者与王起居，坐则诵《诗》《书》，立则习礼容，宜有益。”王许之。遂乃选郎中十人侍王，数日皆逐去。王尝见大白犬，颈以下似人，冠方山冠，以问遂，遂曰：“此天戒，言在侧者尽冠狗也。去之则存，不去则亡矣。”又见大熊，左右莫见，以问遂，遂曰：“山野之兽，来入宫室，宫室将空，危亡象也。”王仰天叹曰：“不祥何为数来！”遂叩头曰：“臣不敢隐忠，数言危亡之戒，大王不说。夫国之存亡，岂在臣言哉！愿王内自揆度，大王诵《诗》三百五篇，人事浹，王道备，王之所行中《诗》一篇何等也？大王位为诸侯王，行污于庶人，以存难，以亡易，宜深察之。”王终不改。及征书至，夜漏未尽一刻，以火发书。日中发，脯时至定陶，行百三十五里，从者马死相望。王吉奏书戒王曰：“臣闻高宗谅闇，三年不言。今大王以丧征，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，慎无有所发！大将军仁爱、勇智、忠信之德，天下莫不闻。愿大王事之、敬之，政事一听之，大王垂拱南面而已。”王到霸上，大鸿胪郊迎，骀奉乘舆车。王使遂参乘。至广明、东都门，遂曰：“礼，奔丧望见国都哭。此长安东郭门也。”王曰：“我嗑痛，不能哭。”至城门，遂复言，王曰：“城门与郭门等耳。”且至未央宫东阙，遂曰：“昌邑帐在是，大王宜下车，乡阙西面，伏哭进哀止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到，哭如仪。六月，受玺绶，袭尊号。

葬平陵。昌邑王有罪，大将军光率群臣奏太后，废之。

昌邑王淫戏无度。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，超擢拜官。龚遂谏请逐之，不听。太仆丞张敞亦上书曰：“天子以盛年初即位，天下莫不拭目倾耳，观化听风。国辅大臣未褒，而昌邑小辈先迁，此过之大者也。”又不听。大将军光忧懣，以问故吏大司农田延年；延年曰：“将军为国柱石，审此人不可，何不建白太后，更选贤而立之？”光曰：“今欲如是，于古尝有此不？”延年曰：“伊尹相殷，废太甲以安宗庙；后世称其忠。将军若能行此，亦汉之伊尹也。”光乃引延年给事中，阴与张安世图计。王出游，光禄大夫夏侯胜当乘舆前谏曰：“天久阴而不雨，臣下有谋上

者，陛下出，欲何之？”王怒，缚胜属吏。光让安世，以为泄语。安世实不言，乃召问胜。胜对言：“在《鸿范传》。”光、安世大惊，以此益重经术士。既定议，召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大夫、博士，会议未央宫。光曰：“昌邑王行昏乱，恐危社稷，如何？”群臣皆惊愕失色，莫敢发言。延年离席按剑曰：“先帝属将军以幼孤，寄将军以天下，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。今群下鼎沸，社稷将倾；且汉之传谥，常为‘孝’者，以长有天下，令宗庙血食也。如汉家绝祀，将军虽死，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？今日之议，不得旋踵，群臣后应者，臣请剑斩之。”光谢曰：“九卿责光是也。”于是议者皆叩头曰：“唯大将军令。”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。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，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。安世将羽林骑，收缚二百余人，皆送廷尉诏狱。光敕左右：“谨宿卫！卒有物故自裁，令我负天下，有杀主名。”太后盛服坐武帐中，侍御数百人皆持兵，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，群臣以次上殿，召昌邑王伏前听诏。尚书令读奏曰：“丞相臣敞等昧死言：孝昭皇帝早弃天下，遣使征昌邑王典丧，服斩衰，无悲哀之心，废礼谊，居道上不素食，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，内所居传舍。受玺、大行前，就次，发玺不封。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骠宰、官奴，与居禁闼内敖戏。发乐府乐器，击鼓歌吹，作俳倡；召内泰壹、宗庙乐人，悉奏众乐。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。”太后曰：“王为人臣子，当悖乱如是邪？”王离席伏，尚书令复读曰：“祖宗庙祠未举，为玺书，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，称‘嗣子皇帝’。受玺以来二十七日，使者旁午持节，诏诸官署征发，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。荒淫迷惑，失帝王礼谊，乱汉制度。臣敞等数进谏，不变更，日以益甚，恐危社稷，天下不安。臣敞等谨与博士议，皆曰：五辟之属，莫大不孝。宗庙重于君，王不可以承天序，奉祖宗庙，子万姓，当废！臣请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。”皇太后诏曰：“可。”光令王起，拜受诏；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。扶王下殿，出金马门，就乘舆副车。光送至邸，谢曰：“王行自绝于天，臣宁负王，不敢负社稷。愿王自爱。”涕泣而去。群臣奏请徙王贺房陵，太后诏归贺昌邑，赐汤沐邑二千户；国除，为山阳郡。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，令汉朝不闻知，又不能辅道，陷王大恶，皆下狱，诛杀二百余人。唯中尉吉、郎中令遂，得减死，髡为城旦。师王式系狱当死，使者责曰：“师何以无谏书？”式对曰：“臣以《诗》三百

五篇朝夕授王，至于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；至于危亡失道之君，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。臣以三百五篇谏，是以无谏书。”亦得减死论。光以太后省政，宣知经术，白令夏侯胜用《尚书》授太后，迁胜长信少府。

秋七月，迎武帝曾孙病已人即位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。

初，卫太子纳史良娣，生子进，号史皇孙。皇孙纳王夫人，生子病已，号皇曾孙。生数月，遭巫蛊事。太子男、女、妻、妾皆受害，独皇曾孙在，亦坐收系郡邸狱。故廷尉监丙吉受诏治狱，心知太子无事实，重哀皇曾孙无辜，择谨厚女徒胡组、郭征卿，令乳养，日再省视。望气者言：“长安狱中有天子气。”武帝遣使者分条中都官，诏狱系者无轻重，一切皆杀之。夜到郡邸狱，吉闭门不纳，曰：“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，况亲曾孙乎？”使者不得入，还以闻。武帝亦寤曰：“天使之也！”因赦天下。吉闻史良娣有母贞君及兄恭，乃载皇曾孙付之。后有诏，掖庭养视，上属籍宗正。时掖庭令张贺，尝事卫太子，思顾旧恩，哀曾孙，奉养甚谨，欲以女孙妻之。贺弟安世为右将军，辅政，怒曰：“曾孙乃太子后也，勿复言予女事。”时暴室啬夫许广汉有女，贺以家财聘之。曾孙因依依广汉兄弟及史氏，受《诗》于东海馗中翁，高材好学；然亦喜游侠，斗鸡走马，上下诸陵，周遍三辅。以是具知闾里奸邪，吏治得失。及是，吉奏记光曰：“今社稷宗庙，群生之命，在将军之一举。窃伏听于众庶，其所言诸侯宗室在列位者，未有所闻也。而武帝曾孙名病已，在掖庭外家者，今十八九矣，通经术，有美材，行安而节和。愿将军详大义，参以蓍龟，先使入侍，令天下昭然知之，然后决定大策。天下幸甚。”七月，光会丞相以下，议定所立，遂上奏曰：“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年十八，师授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躬行节俭，慈仁爱人，可以嗣孝昭皇帝后，承祖宗，子万姓。”皇太后诏曰：“可。”光遣宗正德迎曾孙，就斋宗正府。明日，入未央宫，见太后，封为阳武侯。群臣奏上玺绶，即皇帝位，谒高庙。侍御史严延年劾奏：“大将军光擅废立主，无人臣礼，不道。”奏虽寝，然朝廷肃然敬惮之。

赦。丞相敞卒，以蔡义为丞相。

义以明经，给事大将军幕府。昭帝召见说《诗》，擢光禄大夫。数岁为丞相，年八十余，貌似老嫗。议者谓光置宰相，用可专制者，光曰：

“以为人主师，当为宰相，何谓云云。”

冬十一月，立皇后许氏。

公卿议立皇后，皆心拟霍将军女，亦未有言。上乃诏求微时故剑。大臣知指，白立许婕妤为皇后。霍光以后父广汉刑人，不宜君国，岁余乃封为昌成君。

太皇太后归长乐宫。初置屯卫。

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（戊申，前 73），春，大将军光请归政，不受。

诏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功，大将军光等皆益封。光稽首归政，上谦让不受。诸事皆先关白光，然后奏御。自昭帝时，光子禹及兄孙云，皆为中郎将；云弟山奉车都尉、侍中，领胡、越兵；两女婿为东、西宫卫尉；昆弟、诸婿、外孙皆奉朝请，为诸曹、大夫、骑都尉、给事中。党亲连体，根据于朝廷。及昌邑王废，光之权益重，每朝见，上虚已敛容，礼下之已甚。

夏四月，地震。 凤凰集胶东，赦，勿收田租赋。 追谥戾太子、戾夫人，悼考、悼后，置园邑。

诏曰：“故皇太子在湖，未有号谥，岁时祠；其议谥，置园邑。”有司奏：“礼，为人后者，为之子也。故降其父母，不得祭，尊祖之义也。陛下为孝昭皇帝后，承祖宗之祠，亲谥宜曰悼，母曰悼后；故皇太子谥曰戾，史良娣曰戾夫人。”皆改葬焉。

召黄霸为廷尉正。。

霍光既诛上官桀，遂以刑法痛绳群下，由是俗吏皆尚严酷；而河南丞黄霸独用宽和为名。上在民间时，知百姓苦吏急也，闻霸持法平，乃召以为廷尉正；数决疑狱，庭中称平。

二年（己酉，前 72），春，大司农田延年有罪自杀。

昭帝之丧，大司农僦民车，延年诈增僦直，盗取钱三千万，为怨家所告。御史大夫田广明谓杜延年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以功覆过。当废昌邑王时，非田子宾之言，大事不成。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，何哉？愿以愚言白大将军。”延年言之，光曰：“诚然，实勇士也。当发大议时，震动朝廷。”因自抚心曰：“使我至今病悸。谢田大夫晓大司农，通往就狱，得公议之。”广明使人语延年，延年曰：“幸宽我耳，何面目入牢狱！”遂自刎死。

夏，尊孝武皇帝庙为世宗，所幸郡国皆立庙。

诏曰：“孝武皇帝躬仁义，厉威武，功德茂盛，而庙乐未称，朕甚悼焉。其与列侯、二千石、博士议。”于是群臣皆曰：“宜如诏书。”夏侯胜独曰：“武帝虽有攘四夷、广土境之功，然多杀士众，竭民财力，奢泰无度，天下虚耗，至今未复。无德泽于民，不宜为立庙乐。”公卿共难胜曰：“此诏书也。”胜曰：“诏书不可用也。人臣之谊，宜直言正论，非苟阿意顺指。议已出口，虽死不悔。”于是丞相、御史劾奏胜非议诏书，毁先帝，不道；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，不举劾，俱下狱。有司遂请尊武帝庙为世宗庙，奏《盛德》《文始五行》之舞。巡狩所幸郡国皆立庙。胜、霸既久系，霸欲从胜受《尚书》。胜辞以罪死，霸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胜贤其言，遂授之。系再更冬，讲论不息。

秋，遣将军田广明等将兵，及校尉常惠护乌孙兵击匈奴。

初，乌孙公主死，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，妻岑陁。岑陁胡妇子泥靡尚小，岑陁且死，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，曰：“泥靡大，以国归之。”翁归靡立，号肥王，复尚楚主，生元贵靡。公主及昆弥皆上书，言：“匈奴复连发大兵，侵击乌孙，欲隔绝汉。昆弥愿发兵五万，尽力击匈奴。唯天子出兵救之。”先是，匈奴数侵汉边，汉亦欲讨之。秋。大发兵，遣广明等五将军十六万骑，分道并出。以常惠为校尉，持节护乌孙兵，共击匈奴。

三年，（庚戌，前71），春正月，大将军光妻显弑皇后许氏。

时霍光夫人显，欲贵其小女成君，道无从。会许氏当娠，病。女医淳于衍者，霍氏所爱，尝入宫侍疾。显谓衍曰：“将军素爱成君，欲奇贵之，今皇后当免身，若投毒药去之，成君即为皇后矣。如蒙力，事成，富贵共之。”衍即捣附子，赍入长定宫。皇后免身后，衍取附子并合太医大丸，以饮皇后。有顷，曰：“我头岑岑也，药中得无有毒？”对曰：“无有。”遂加烦懣，崩。后有人上书，告诸医侍疾无状者，皆收系诏狱。显恐急，即具语光曰：“既失计为之，无令吏急衍。”光大惊，欲自发举，不忍。奏上，光署“衍勿论。”显因劝光内其女入宫。

葬恭哀皇后于杜陵南园。夏五月，田广明有罪，下吏自杀。封常惠为长罗侯。

匈奴闻汉兵大出，奔远遁。五月，军罢。田顺不至期，诈增卤获；

广明知虏在前，逗留不进。皆下吏，自杀。乌孙昆弥自将五万骑，与常惠从西方入，获名王、骑将以下四万级，马、牛、羊、驴七十余万头。封惠为长罗侯。于是匈奴遂衰耗。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，会天大雨雪，一日深丈余，人畜冻死，还者不能什一。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，乌桓入其东，乌孙击其西，所杀数万骑；重以饿死人民什三、畜产什五。诸国羁属者皆互解，攻盗不能理，滋欲乡和亲，而边境少事矣。^①

大旱。六月，丞相义卒，以韦贤为丞相，魏相为御史大夫。以赵广汉为京兆尹。

初，广汉为颍川太守。颍川俗，豪杰相朋党。广汉为喁笛，受吏民投书，使相告讦。于是更相怨咎，奸党散落，盗贼不得发。由是为京兆尹。广汉遇吏，殷勤甚备，事推功善，归之于下，吏咸愿为用，僵仆无所避。广汉皆知其能之所宜，尽力与否？其或负者，辄收捕之，无所逃；按之，罪立具。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，闾里铢两之奸皆知之。其发奸摘伏如神。京兆政清，长老传以为自汉兴，治京兆者莫能及。

四年（辛亥，前70），春三月，立大将军光女为皇后。赦。

初，许后起微贱，登至尊日浅，从官、车服甚节俭。及霍后立，輦驾、侍从益盛，赏赐官属以千万计，与许后时大悬绝矣。

夏四月，地震，山崩，二郡坏祖宗庙。帝素服，避殿。诏问经学，及举贤良方正之士。以夏侯胜为谏大夫，黄霸为扬州刺史。

上以地震，释胜、霸而用之。胜为人，质朴守正，简易无威仪。或时谓上为君，误相字于前；上亦以是亲信之。尝见，出道上语，上闻而让胜，胜曰：“陛下所言善，臣故扬之。尧言布于天下，至今见诵。臣以为可传，故传耳。”朝廷每有大议，上谓曰：“先生建正言，无愆前事。”复为长信少府，迁太子太傅。年九十卒。太后素服五日，以报师傅之恩。

五月，凤凰集北海。

地节元年（壬子，前69），春，有星孛于西方。冬十二月晦，日食。以于定国为廷尉。

定国为廷尉，乃迎师学《春秋》，备弟子礼。为人谦恭，虽卑贱皆与钧礼。其决狱平法，务在哀鳏寡，罪疑从轻，加审慎之心。朝廷称之。

^①按以上一段纪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四系于本始三年冬日后，是。

曰：“张释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；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不冤。”

二年（癸丑，前68），春三月，以霍禹为右将军。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博陆侯霍光卒。

大将军光病。车驾自临问，为之涕泣。光上书谢恩，愿分国邑，封兄孙山为列侯。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。光薨，谥曰宣成，赐葬具如乘舆制度。置园邑三百家，长、丞奉守。复其后世，畴其爵邑，世世无有所与。

夏四月，以张安世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。

魏相上封事曰：“圣上褒有德以怀万方，显有功以劝百寮，是以朝廷尊荣。今新失大将军，宜显明功臣以填藩国，毋空大位以塞争权。车骑将军安世忠信谨厚，国家重臣也。宜尊其位。”上亦欲用之。安世深辞，不能得。乃拜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。

凤凰集鲁，大赦。以霍山为奉车都尉，领尚书事；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。

上思报大将军德，乃封光兄孙山为乐平侯，使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。魏相因许广汉奏封事，言：“《春秋》讥世卿，恶宋三世为大夫，及鲁季孙之专权，皆危乱国家。自后元以来，禄去王室，政由冢宰。今光死，子复为右将军，兄子秉枢机，昆弟、诸婿据权势，在兵官，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，或夜诏门出入。骄奢放纵，恐寢不制。宜有以损夺其权，破散阴谋，以固万世之基，全功臣之世。”又故事：诸上书者皆为二封，署其一曰“副”，领尚书者先发副封，所言不善，屏去不奏。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，以防壅蔽。帝善之，诏相给事中，皆从其议。帝兴于闾阎，知民事之艰难。霍光既薨，始亲政事，厉精为治，五日一听事。自丞相已下，各奉职奏事，敷奏其言，考试功能。侍中、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，厚加赏赐，至于子孙，终不改易。枢机周密，品式备具，上下相安，莫有苟且之意。及拜刺史、守、相，辄亲见问，观其所由，退而考察所行，以质其言，有名实不相应，必知其所以然。常称曰：“庶民所以安其田里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，其惟良二千石乎！”以为太守，吏民之本，数变易则不安；民知其将久，不可欺罔，乃服从其教化。故二千石有治理效，辄以玺书勉励，增秩、赐金，或爵至关内侯；公卿缺，则选诸所表，以次用之。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，

称中兴焉。

匈奴壶衍鞬单于死，弟虚闾权渠单于立。

时汉以匈奴不能为寇，罢塞外诸城，以体百姓。单于喜，谋欲和亲。

三年（甲寅，前67），春三月，赐胶东相王成爵关内侯。

诏曰：“胶东相王成，劳来不怠，流民自占八万余口，治有异等之效。其赐成爵关内侯。秩中二千石。”后诏问郡国上计长史、守、丞以政令得失。或对言：“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，以蒙显赏。”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。

夏四月，立子奭为皇太子。

霍显闻立太子，怒不食，曰：“此乃民间时子，安得立？即后有子，反为王邪？”复教后毒太子。数召赐食，保、阿辄先尝之；后挟毒不得行。

五月，丞相贤致仕。

贤以老病乞骸骨。赐黄金、安车、驷马，罢就第。丞相致仕自贤始。

六月，以魏相为丞相，丙吉为御史大夫；以疏广为太子太傅，广兄子受为少傅。

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，以为太子少，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。上以问广，广对曰：“太子，国储副君，师友必于天下英俊，不宜独亲外家。且太子官属已备，复使舜护太子家，示陋，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。”上善其言，以语魏相，相免冠谢曰：“此非臣等所能及。”广由是见器重。

大雨雹。以萧望之为谒者。

京师大雨雹。大行丞萧望之上疏言：“陛下思政求贤，尧舜之用心也。然而善祥未臻，阴阳不和，是大臣任政，一姓专权之所致也。附枝大者贼本心，私家盛者公室危。惟陛下躬万机，选同姓，举贤才，以为腹心，与参政谋，明陈其职，以考功能，则庶事理矣。”上素闻望之名，拜为谒者。时上博延贤俊，多上书言便宜，辄下望之问状。高者请丞相、御史；次者中二千石试事，满岁以状闻；下者报闻，罢。所白处奏皆可。

秋九月，地震。诏求直言，省京师屯兵；罢郡国宫馆，假贷贫民。



诏曰：“乃者地震，朕甚惧焉。有能箴朕过失，以匡不逮，毋讳有司！朕既不德，不能附远，是以边境屯戍未息。今复飭兵重屯，久劳百姓，非所以绥天下也。其罢车骑、右将军屯兵，池籩未御幸者，假与贫民。郡国宫馆勿复修治。流民还归者，假公田，贷种食，且勿算事。”

以张安世为卫将军，诸军皆属。以霍禹为大司马，罢其屯兵。

霍氏骄侈纵横，大夫人显僭拟淫放。帝自在民间，闻知霍氏尊盛日久，内不能善。既亲政，魏相给事中，数燕见言事；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。吏民奏封事，不关尚书，群臣进见独往来。于是霍氏甚恶之。上颇闻霍氏毒杀许后，而未察，乃徙光女婿未央卫尉范明友、中郎将羽林监任胜、长乐卫尉邓广汉为他官。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，两宫卫尉、城门、北军兵属焉。以霍禹为大司马，冠小冠，亡印绶，罢其屯兵官属，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。诸领胡、越骑、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，悉易以所亲信许、史子弟代之。

冬十二月，置廷尉平。

初，孝武之世，征发烦数，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，奸轨不胜。于是使张汤、赵禹之属，条定法令，作见知故纵、监临部主之法。缓深故之罪，急纵出之诛。其后奸滑巧法，转相比况，禁罔寔密，律令烦苛，文书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。是以郡国承用者，或罪同而论异，奸吏因缘为市，所欲活则傅生议，所欲陷则予死比，议者咸冤伤之。上在闾阎知其若此，会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：“臣闻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夫狱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：‘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今治狱吏则不然，上下相驱，以刻为明，深者获公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人血流离，刑徒比肩，大辟之计，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伤也，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，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，捶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！故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辞以示之；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导以明之；上奏畏却，则锻炼而周内之。盖奏当之成，虽皋陶听之，犹以为死有馀辜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故俗语曰：‘画地为狱，议不入；刻木为吏，期不对。’此皆疾吏之风、悲痛之辞也。唯陛下省法制，宽刑罚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。”上善其言。诏以“廷史任轻禄薄，置廷尉平，秩六百石，员四人”。每季秋后请谏时，上常幸宣室，斋居而

决事，狱刑号为平矣。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：“明主躬垂明听，虽不置廷平，狱将自正；若开后嗣，不若删定律令。律令一定，愚民知所忌，奸吏无所弄矣。今不正其本，而置廷平以理其末，政衰听怠，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。”

侍郎郑吉击车师，破之。因田其地。

车师王与匈奴结婚，教匈奴遮汉道。侍郎郑吉将免刑罪人田渠犁，发诸国兵，与所将田士合万余人，共击车师，破之。车师王请降。吉等归渠犁，车师王奔乌孙。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为王，收其馀民东徙；而吉使吏卒往田车师地以实之。

四年（乙卯，前66），春二月，赐外祖母号为“博平君”。

上初即位，数遣使求外家。至是得王嫚及其男无故、武，赏赐巨万，毕封列侯。

诏有大父母、父母丧者勿繇。

诏曰：“百姓遭凶而繇，使不得葬，伤孝子之心。自今勿繇，使得送终，尽其子道。”

夏五月，山阳、济阴雨雹杀人。

雹大如鸡子，深二尺五寸。

诏“自今子匿父母、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，皆勿治”。

诏曰：“父子、夫妇，天性也，虽有患祸，犹蒙死而存之，诚爱结于心，岂能违之？自今子匿父母、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”

秋七月，霍氏谋反，伏诛，夷其族。皇后霍氏废。

霍显及禹、山、云，自见日侵削，数相对啼泣自怨。山曰：“今丞相用事，县官信之，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，发扬大将军过失。又诸儒生多谗人子，远客饥寒，喜妄说狂言，不避忌讳，大将军常仇之。今陛下好与儒生语，人人自书对事，多言我家者。又闻民间讙言‘霍氏毒杀许后’，宁有是邪？”显恐急，即具以实告。禹、山、云惊曰：“县官斥逐诸媚，用是故也。此大事，诛罚不小，奈何？”于是始有邪谋矣。云舅李竟，坐与诸侯王交通，辞语及霍氏，有诏“云、山不宜宿卫，免就第。”山阳太守张敞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季友有功于鲁，赵衰有功于晋，田完有功于齐，皆畴其庸，延及子孙。终后田氏篡齐，赵氏分晋，季氏颛鲁。故仲尼作《春秋》，迹盛衰，讥世卿最甚。乃者大将军决大计，安宗庙，海



内之命断于掌握。方其盛时，感动天地，侵迫阴阳。朝臣宜有明言曰：‘辅臣颛政，贵戚太盛，君臣之分不明，请罢霍氏三侯就第。’明诏以恩不听，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之。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，而朝臣为知礼，霍氏世世无所患苦。今朝廷不闻直声，而令明诏自亲其文，非策之得者也。今两侯已出，人情不相远，以臣心度之，大司马及其枝属，必有畏惧之心。夫近臣自危，非完计也。臣敞愿于广朝白发其端，直守远郡，其路无由。唯陛下省察。”上甚善其计，然不召也。禹、山等谋，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，召丞相、平恩侯以下，使范明友、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，因废天子而立禹。事觉，七月，云、山、明友自杀；禹要斩；显及诸女、昆弟皆弃市；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。皇后霍氏废，处昭台宫。封告者皆为列侯。初，霍氏奢侈，茂陵徐生曰：“霍氏必亡。夫奢则不逊，不逊必侮上。侮上者，逆道也。霍氏秉权日久，天下害之，而又行以逆道，不亡何待？”乃上疏言：“霍氏泰盛，陛下即爱厚之，宜以时抑制，无使至亡。”书三上，辄报闻。至是，人为徐生上书曰：“臣闻客有过主人者，见其灶直突，傍有积薪。客谓主人：‘更为曲突，远徙其薪，不者且有火患。’主人不应。俄而失火，邻里共救之，幸而得息。于是杀牛置酒，谢其邻人，灼烂者坐于上行，馀各以功次坐，而不录言曲突者。人谓主人曰：‘乡使听客之言，不费牛酒，终亡火患。今论功而请宾，曲突徙薪无恩泽，焦头烂额为上客邪？’主人乃寤而请之。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，宜防绝之。乡使福说得行，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，臣无逆乱诛灭之败。往事即已，而福独不蒙其功，唯陛下察之。”上乃赐锦帛十四，以为郎。帝初立，谒见太庙，大将军光骖乘，上严惮之，若有芒刺在背后；张安世代光骖乘，上从容肆体，甚安近焉。故俗传霍氏之祸，萌于骖乘。后十二岁，霍后复徙云林馆，乃自杀。

九月，诏减天下盐贾。令郡国岁上系囚掠笞痕死者，以课殿最。以朱邑为大司农。

邑少为桐乡啬夫，廉平不苟，以爱利为行，未尝笞辱人，存问孤老，吏民受敬之。迁北海太守，以治行第一。入为大司农，惇厚笃于故旧，公正不可交以私。身为列卿，居处俭节，禄赐以共族党，家无余财。乃卒，天子下诏称杨，赐其子金百斤，以奉祀。

以龚遂为水衡都尉。